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褘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幼秀爽長身山立有偉度元末友宋學士師黃文獻公溍爲古學嘗上時政書不報學士危素張起巖交薦其學行又不報而褘隱青巖山著書戊戌 上定婺遣使禮徵之召見大喜署中書省掾商機務常字稱而不名與論文大稱善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謂卿與宋濂學問該洽卿不如濂才思雄偉濂乃不如卿累遷起

居注出同知南康特賜黃金帶以寵之禕拔棒莽建府署撫瘡痍集流民收廩其賢士搜除奸蠧經理廢壞郡以安輯丁未召議即位儀忤旨降漳州通判尋上疏言臣聞帝王祈天永命爲萬世無疆之計在乎修德而已忠厚以存心寛大以立政二者修德之大端也昔成周以忠厚開國垂八百之基西京以寛大爲政建四百年之業　皇上艱難十載而大業克成亦既與周漢比隆矣今日急務宜法天道而順人心矣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時而搏擊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

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天道或幾乎息矣人君
體上天生物之心爲大德務仁厚寛大而不專於
殺戮故動靜合天不然天示之變災以告不饗故
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臣聞君臣一體故古者藏
富於民取之有節近陛下發德音蠲茶課免軍需
民欣欣然庶幾遂有生之樂今浙西郎平租稅日
廣賦斂之科當尤有可減者故臣願陛下之順人
心也法天順人則存之心者爲忠厚施之政者爲
寛大而祈天永命之道不外此矣洪武二年修元
史爲總裁官拜翰林待制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

教大本堂經學淵深以善開道稱五年以翰林待制奉詔往招諭雲南始至元梁王甚禮敬府僚大臣咸尊重禕爲王言上聰明神聖爲天人所歸今薄海大定宜奉版圖歸職方卽聲名全不然天討且至悔無及梁王初駭服有降意會元主自朔漠遣僞侍郎脫脫使府中聞之恐梁王且貳迫令殺我使以固其心梁王持不決匿待制民間脫脫偵知之質責王王出待制與見脫脫欲屈之待制不屈曰天訖汝有元之命我　皇帝實代汝知爝火餘燼顧尤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

有死而已遂遇害瘞地藏寺北子紳字仲縉博學

有行建文時爲國子博士請恤典謚文節正統中

加贈翰林學士謚忠文時宜與吳雲以叅政復奉

使入南亦遇害弘治中贈尚書謚忠節

許瑗字粟夫江西樂平人元季放浪吳越間醉輙大

言自負　上定寧越瑗走謁　上言曰今元祚垂

盡四方鼎沸惟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

然後知奇事欲掃僭亂定天下非攬英雄則無與

成功矣　上曰四方紛擾予寤寐英雄有如饑渴

先生幸教即授博士留帷幄叅謀議未幾以大平

爲股肱郡令知府事會友諒引兵來攻力守禦城
陷不屈死贈高陽郡侯
孫炎金陵句容人慷慨有大節喜雄辯言滚滚常能
窮一坐人　上定金陵召見悅之以處在山海間
盜賊憑結命總制處州諸錢穀兵馬之柄咸委重
不從中覆時　上求才急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戰
爭方始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欲致一二
人問才智者爲誰今皆安在乃悉錄其姓名爲書
遣使者禮招之而青田劉伯温自以仕元恥爲他
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解一寶劍贈炎炎爲封還

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劉不能難乃逡巡就見
炎置酒與痛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
滯劉乃大歎服曰始基自以爲勝公今不及也因
就聘見　上即誠意伯也炎既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四征伐無一卒畀炎於是苗軍叛執炎幽空室
中夜以燖鴈斗酒饋之曰與公訣炎拔佩刀割鴈
舉巵酌酒仰天太息曰嗟夫丈夫乃爲鼠輩劵然
我死死義耳賊死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劒瞋
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綺
紫裘乃　上賜吾者當服以死引枕卧遂遇害

上聞嗟悼久之是時同許知府死太平之難者有花將軍同炎死苗軍之難者有胡將軍皆名臣

胡大海虹人也長身鐵面智勇過人從入和陽從渡江攻金陵常冠軍授右翼統軍元帥從寧河王取嚴衢戰疾力收諸暨衢處廣信張士誠遣呂珍圍諸暨以水攻大海馳救之奪堰水反灌之珍勢蹙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叅佐曰賊狡未可信不如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引還以江南行省叅政守金華苗軍叛爲所刺而死大海爲將號令嚴明攻克戰取而體

愛部曲撫遺民盡其心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
書然吾行軍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
焚廬舍故所至降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子
德濟有戰功鎮陜西時五河狄再成守處州輯士
愛民民懷其德苗軍叛聞變上馬出馳賊罵賊死
洪武初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大海位第一而祔
以文臣沒王事李夢庚王愷及炎云
花雲直隸懷遠人貌偉面黑驍勇絕儕輩初謁 上
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軍略地所至輒破克
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遇賊數千輩於地杖劍

躍馬衝其陳而過賊驚曰此黒將軍勇甚不可與
爭鋒從渡江破集慶以總管狥鎮江丹陽丹徒金
壇諸縣皆下之遇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來索戰
雲且行且鬬三日夜盡殲之狥寧國陷山澤中者
八日羣盜蟠結梗道雲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
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僞漢陳友諒以舟師
入寇圍太平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賊縛雲雲奮
呼縛盡解起奪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
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衆射之雲至死罵
賊不少變方城陷時雲子煒方三歲妻郜夫人以

牲酒祭先祠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必死國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存否在若輩矣公就執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遂抱兒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餋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漁姥曰此兒良宜善視之耳是年 王師伐僞漢漢破孫氏至漁家竊視兒乃在𦪍漁人出竊負走夜宿陶穴中胥脫簪僦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夜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一父老也號雷老告之故

與偕行得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詔復其徭巳忽不見命兒侍　皇太子學年十三授虎賁衛千戶

趙德勝鳳陽人沈鷙剛毅馬上運槊如飛元季亂母爲滁陽軍所得遂棄妻子來歸從克和儀真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鏖安慶降南昌德勝馭下嚴肅一號令旗幟爲改色從大將征伐守軍令不離尺寸平生未嘗讀書至御敵機略如神動與古

名將合僞漢圍南昌晝夜急攻德勝率先諸將誓
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已盜發蹶張弩中腰脅深
入者六寸即自拔出拊髀嘆曰嗟夫命也夫大丈
夫死敵何恨恨不能從真主掃清中原耳遂卒先
是僉樞張德勝敗友諒龍江追至采石亦力戰死
友諒之圍南昌也兵號六十萬雲梯百道日夜攻
圍不解者三月於是院判李繼先副元帥牛海龍
趙國昭力戰死康祝叛應漢南昌知府葉琛行省
都事葉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
臨江城破死百戶徐明追賊墮穽中賊鈎出誘降

不從死士伍張德山夏茂先戰疾力死捨命王者走友諒軍約日降緩其攻巳城守益堅縛狗城下死各有贈封先是副指揮劉齊翼元帥同知朱潛元帥許圭取吉安戰死而張子明者張元帥子也方圍急時為閒使走金陵求濟師夜從水關潛出晝伏夜行半月始抵都下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對曰賊不遺餘力矣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師且乏糧援兵來立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第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還至湖被執友諒強官之萬戶令徇城紿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曰我張大舍

也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兵悉起　上自將至
矣賊怒攢槊之死後鄱湖之戰韓成以死懈賊一
時死事者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元帥宋貴陳
兆先副元帥余昶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陳國勝
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明年詔建忠
臣祠于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祠成位第一尋建祠
于南昌褒祠諸死城守者已上痛念起兵來死義
之士封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
公耿再成泗國公俞廷玉河間郡公花雲東昌郡
侯張子明忠節侯侯桑世傑死海寇贈永義侯胡深

陷陳友定不屈死贈縉雲伯廖永忠陷于張士誠不屈遥封楚國公餘各襃錫有差盖　上所爲崇報激勸者如此其後死王保保鞏昌之難者曰于光死哈出者曰濮英死高麗曰濮真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光來援至馬蘭灘卒遇戰被執至蘭州狥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大將軍大兵行至矣遂遇害光都昌人納哈出之降也猶豫未有決常將軍茂執之衆驚潰竄匿馮將軍盡驅其降衆入關英爲殿諸潰衆大恨設伏邀擊英馬蹶被執遂絶食不言得間剖腹死真鳳陽人從渡江定南都

有功以都督僉事征高麗敗績被執高麗王欲降之真罵厲色曰我　天朝大臣視爾猶犬羊敢以降望我耶虜怒欲兵之真曰爾虜敢殺我我　王必滅爾國不知大丈夫有赤心耶引佩刀剖心示之而死虜震懼遣使請　闕下謝罪併歸真從行兵光贈[illegible]英贈金山侯真贈樂浪公英子瑛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幼趨朝為班行所蹴歸悲啼不休事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玉字牌懸冠上俾羣臣避焉　建文時死難諸臣最烈多至百十人

魏國公輝祖者中山武寧王長子也長八尺五寸嗣

魏國公初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於太子

特親　建文初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數督師有

名召還而靖難師入詔文武臣歸附者復官推輝

祖不屈　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終無推戴意

逮御史獄迫問輝祖終不言取筆書父開國功臣

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以元勳國舅欲誅輒中

止竟從寬典勒歸第革祿居五年卒　上曰中山

王平定天下有大功不可以無嗣子欽嗣魏國公

欽入見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父克勤守濟寧有惠政
具循吏事中孝孺幼精敏絶倫雙眸炯炯日讀書
累萬言善屬文鄉人業呼爲小韓子矣年十四五
侍父宦游齊魯閒歷覧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
雩喟然有嚮往之意從宋學士游學士大善之極
推服欲妻以女時同門皆天下名俊聞學士推許
竝讓出其下先輩名儒如胡翰蘇伯衡輩皆自以
爲弗如也孝孺志古學薄文章爲末藝㝠人以相
命居常以明王道闢正學爲已任進修日邃安貧
篤學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名大起嘗代宋學士撰

應制文　上讀之曰此文非先生所爲學士前頓首曰臣非蒙賜酒誠不勝恩厚醉不任此臣門生方孝孺所爲也　上復手讀再過曰此文勝先生亟召見使相屬于道既見首以王道爲言命賜宴禮部岸然坐上坐　上聞頗不快乃罷歸既又以吳沆揭樞薦召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會黨獄起逮至都　上按籍識孝孺名曰是天台方生耶釋之已再召見既而曰今非用孝孺時遣子孫令畢其日光輔太平足矣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授世子經孝孺見王陳道德仁義論經

學無虛日王甚禮敬建文初廷臣交薦召入翰林
爲學士友人王叔英聞之喜曰天下幾可治乎已
而曰正學好古吾懼其泥古而不知變也作書逆
遺之曰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而自用其才
者爲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自用其才者也賈
誼之於文帝未能用其才者也子房乎高祖察其
能行而後言故言無不中當時受其利而樊呂平
勃不可得而間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
易言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而踈短之
今天子之賢願治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

可比而執事素所蘊蓄爲致君澤民之具者又遠方皋夔然愚竊以爲天下事有可行于古而可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于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安其常而不知其變從之難則人未蒙其利而已先苦其患矣人情愛深而慮之至者必救其失于未患之先惟執事垂察孝孺守宋學最固曰治先制作經制在周官　上特倚信議大政輒咨每讀書有疑輒召問臨朝臣僚奏封事命孝孺就扆前

批荅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攺謹身
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神寶獻扆頌皆規諷君德
而　高皇帝所制作頗多所紛更靖難師作　上
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密啓曰臣有所托　上
問何托道衍頓首曰上今行必克金陵南方有方
孝孺者學行高武成之日必執不降附幸　上勿
殺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種子絕矣　上許諾及宮
中火起傳建文帝崩孝孺即持斬衰服晝夜哭已
收下獄及頒即位詔于天下　上欲得名筆代草
用厭天下心衆舉孝孺乃召自獄中出斬衰見慟

不止　上降榻慰籍曰先生無苦余始念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渠自焚
非我意也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王弟　上語塞已而曰此
朕家事先生無過苦令左右置筆札曰詔天下非
先生草不可矣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曰死即死詔
不可草　上大震怒曰女安得遽死當滅女十族
妻鄭氏先自經死　上終以道衍故未即殺孝孺
且收捕其家每收捕至輒下獄休孝孺而孝孺終
不屈于是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年四十

有六孝孺和粹貞亮嗜義出天性父克勤守濟寧被誣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學士卒夔州孝孺披荆榛往祭墓爲蜀獻王言軫恤其孤嫠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二十八箴及雜誡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感王治必先德化而後刑戮作深慮論十篇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終不可干正統作釋統三篇四夷得一字實于金璧其爲文理正辭確一稟于閩學而氣頗乏深醇方召草詔時、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從孝孺受學令往諭　旨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顧不

識一是字乎及孝孺死廖兩子拾遺骸壅聚寶門
外山中甫畢而見收亦論死洪熙初　天子慨然
歎以爲方孝孺等皆忠臣實弛奸黨之禁正統末
太皇太后疾大漸閣大臣入問疾　太后問欲言大
學士士奇言建文君嘗臨御四年其實錄當仍以
建文紀年方孝孺詩文乞弛禁　太后默然而止
成化後建文逸事漸出知海寧郭紳始祀方學士
于其里宣城始祀尚書廸于邑鄉賢祠正德中李
提學夢陽祀練御史子寧于金川書院嘉靖中鄭
端簡立遜國臣傳于所著吾學編中萬曆登極詔

始霈然肆恩命建祠祀鄉云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詳明稱　上意賜字鼎石藩府有巨獄刑官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　上嘉命法司諸疑讞盡屬鉉居無何陞山東參政靖難師起李景隆駐大軍德州鉉督餉飛輓不乏會景隆師大潰鉉與督軍務高巍還濟南以為是南北之衝當固守須後援慷慨涕泣同盟協力以死自誓收潰亡卒以守靖難師百方攻圍之鉉悉力防禦莫能下北兵堰濟水以灌城鉉宣言請降伏力士城門旁候

文皇帝入以鐵扳下龏得之幾中　文皇怒發大礮擊城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而時時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破之竟攻圍三月不能下而退鉉遂復德州諸郡縣擢兵部尚書已靖難師攻東昌鉉督師與戰大破之斬大將張玉及靖難師入京師鉉被執入見不屈反背立廷中令回一顧不可去耳鼻比死尚指斥不撓

齊泰南直隸溧水人洪武中歷禮兵主事　上以謹身殿震故禱郊廟擇官九年無過者陪祀泰得侍祠三十年陞兵右侍郎明年進尚書　上嘗召泰

問邊將名姓泰歷數無遺又問諸邊圖籍泰出袖
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　上愈益奇泰於是得受
顧命輔　皇太孫以遺詔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皆泰本謀也　文
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上急出勅符勒歸
國靖難師起天子日坐便殿召諸學士討論周官
法度閫外事一屬泰泰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
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師以誅泰爲
名既遜國自廣德欲往他起兵興復被執不屈死
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等謫戍兒甫六歲給

配後赦還故今子孫猶存而黄子澄一子走湖湘易姓名曰田經猶得存

陳迪南直隷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以薦官翰林爲編修擢山東叅政捕蝗弭盗人德之陞雲南右布政使能已夷亂建文初徵爲禮部尚書水旱應詔言刑獄未清宜勑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諸郡縣覈獄囚無令久淹又言天下逃民既失其家業且公私逋負交迫故憚歸矣失今不䘏必嘯聚爲患宜令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著業則民安而盗息從之加太子太師辭兼俸請

難師起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未嘗入聞變赴京

文皇召責問嫚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凌遲

死成化中祀鄉賢祠郡人私謚曰靖獻公

黃觀貴池人少受學元學士黃冔冔死難觀益自砥

礪洪武中擢進士第一官翰林建文中改侍中與

方齊等竝見信用奉詔募兵督諸道勤王至安慶

聞變大慟哭已謂人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辱即招

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來言翁夫人暨二女

同被執果携二女赴上清橋自沈死矣於是乃慟

哭自沈李楊河中

練子寧新淦人少有奇氣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予必爲良臣我爲忠臣舉進士廷對言近時朝廷用人徇名而不責實小善輒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無顧忌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丁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遷工侍郎建文初轉吏侍爲御史大夫時李景隆敗績觀望懷異志子寧執于朝數其罪請行誅且曰臣備員執法而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上爲罷朝靖難兵既渡淮有上書論大計者指斥用事諸大臣諸大臣怒詬言者子寧曰事至此尚不能容言

者乎訴者爲愧屈　文皇即位縛至語不遜命斷
其舌曰吾欲効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
地上曰成王安在遂族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
爲立金川書院祀焉
晜清本耿姓眞寧人倜儻有大節遊國學時同舍
生有奇書清求之不與固請約明旦即歸同舍生
旦往索清曰吾不知何書顧又未嘗假若書同舍
生不勝忿訟言之祭酒清即持所假書往白祭酒
曰此清燈窻所業書即朗誦徹卷祭酒問同舍生
同舍生不能舉一辭祭酒顧直清叱生退清出即

以書還之笑曰吾以予珍秘太甚聊相戲耳吾無所用之矣舉進士入翰林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擢御史大夫尋爲北平叅議密察燕 上在藩燕之見其言論明爽大稱賞及靖難方黄等俱死清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復官自是恒伏利劒衣衽中委蛇侍朝莫測也會星官言文昌星犯帝座甚急色赤 上内以爲防是日清衣緋衣入色獨鮮 上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 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劒清知志不遂乃起立嫚罵 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

罵竟不屈死命剥其皮草櫝之械長安是夜 上夢清杖劒繞殿追迫之明晨駕過門屍忽斷索前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庫中巳時入殿廷爲厲詔赤族盡掘其先墓焚焉籍親屬轉攀染村里爲墟

卓敬瑞安人㓜秀敏孝弟少長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以歸入門乃果虎也洪武中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諸王服乘多僭踰敬以爲言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請徙燕王南昌 天子覧表

大驚衲之翼日召語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頓首曰主臣　陛下以楊廣隋文非親父子耶　上默然曰卿且休事竟寢　成祖既即位責敬不奉迎敬不屈欲殺之憐其才繫敬獄後于宮中得敬徙南昌疏謂僧道衍曰向奸臣欲害朕而敬惟欲徙封內地意差善欲宥之何如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上流而勢輕不能制四方用敬言陛下乃囊中物耳於是卒殺敬敬臨刑神色宴然經日如生夷三族然　文帝嘗太息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編修球傳其事

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風儀善談論凡
天下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所著文詩皆峭拔
磊落五十餘卷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黄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
太守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辭還里建文中召
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
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
曰定法制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且曰　太祖除
奸剔穢抑强鋤硬如醫去病如農去草然去病急
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去病宜調

變其血氣禾稼去草宜培養其根苗此今日急務也靖難兵渡淮逼江詔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變乃大慟會齊太來奔叔英曰太貳心矣急擒至問故乃相持而哭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杏樹下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方叔英死時天台道士盛希年收瘞之祠於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本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周瑛爲封植表其墓嘉靖中編修鄒守益立祠祀焉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祖問居家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有功陞紀善建文元年王廢盡逮王府吏下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時衡王幼未之國是修留京師纂修翰林好薦達賢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時建文帝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解縉楊士奇胡靖等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　文帝既即位都御史陳瑛言

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易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為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淡雅辭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集詩譜諸書居恒言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行無不果因取古先忠節死事輯為傳故能處死生不惑而從容泰定如此云

黃鉞常熟人建文初舉進士官禮科給事中靖難師起鉞以內艱歸且行方孝孺屏左右問曰今北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又朝廷近臣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守非人則藩籬自撤矣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守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然御下以寬乃治郡良才恐不能已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令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大善之因附書寓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感激與鉞誓同國難靖難兵至江上俊果以鎮江降善爲其下所縛執赴京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會有傳善款服得宥者鉞聞之瞠目曰有是哉吾少侯善事

定吾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

稍稍食已善死報至乃起登琴川橋具祭拜善慟

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國今君與

希直同死國烈矣吾忍獨生乎祭畢遣家人歸祭

具從容整衣冠自沈死時北兵四出捕奸黨籍籍

言併録鉞家親族悉驚匿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

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

水中福慟哭抱起爲成禮瘞之自屏處福父洪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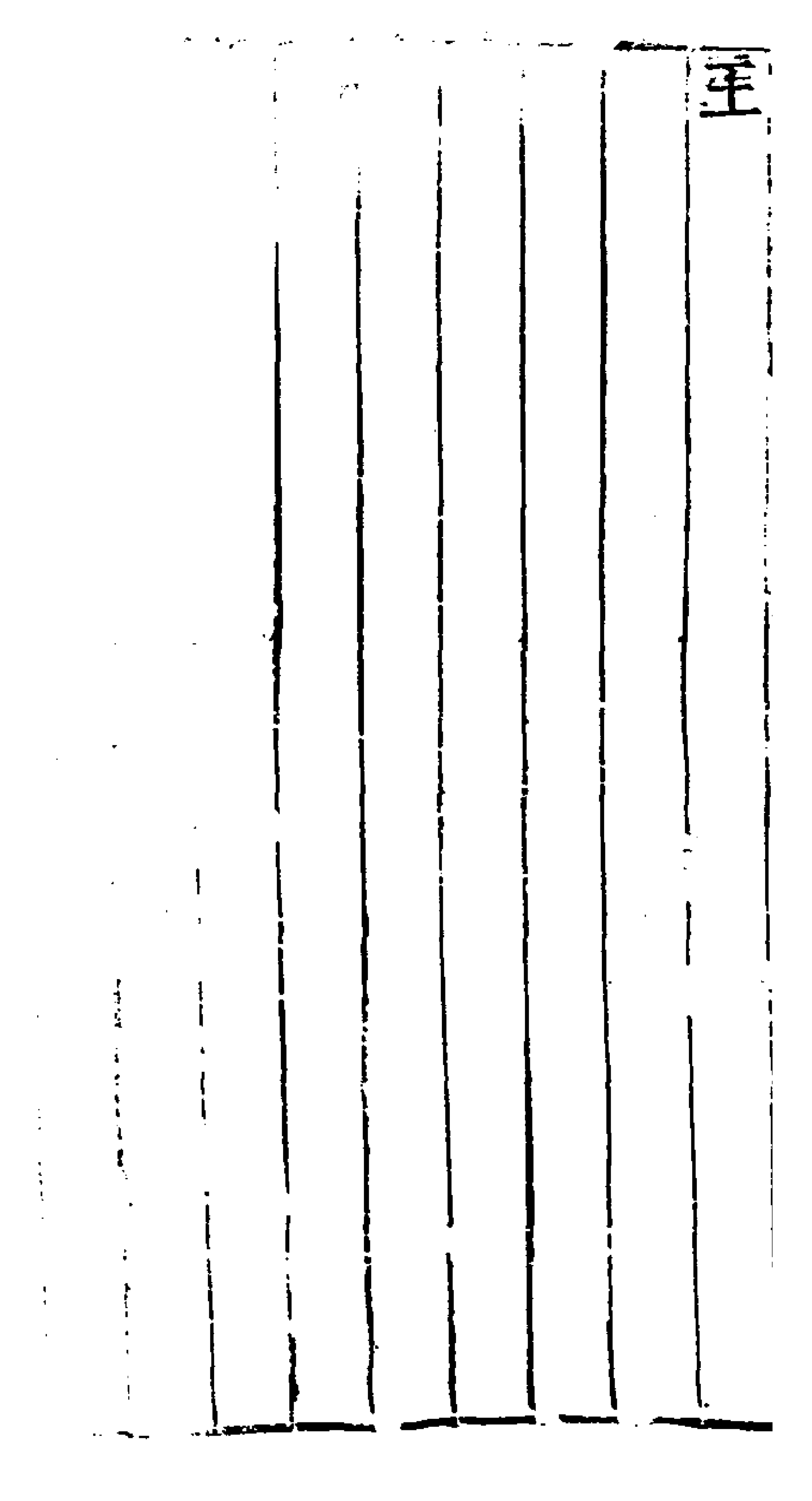
奇鉞故福與鉞少共學有古行

曾鳳韶廬陵人建文初爲監察御史　成祖在藩時

自侍　上尊屬入朝馳御道行不拜鳳韶侍班殿
上厲聲曰禮天子無不臣殿上禮不可以不肅王
當皇道行又不拜大不敬　文皇爲悚然心壯之
詔至親勿問靖難兵渡淮詔求能使燕軍中勅罷兵
歸國衆莫應鳳韶請行至軍中弗納靖難後召復
御史不至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懣衣裾上
曰予死得所可不愧吾天祥矣囑妻李曰我死勿
易衣遂自殺李亦從俱死
梅殷歸德人尚　太祖女寧國公主恭謹有才智能
騎射諸駙馬中　太祖尤愛殷殷大漸時　皇太孫

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　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念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叛父者汝爲朕伐之言訖崩太孫旣卽位殷以至親甞衆贊在左右及靖難師漸南遏諸將多選懦觀望乃命殷督師駐淮以阨燕悉心防禦　文帝遣使遺殷書假道以進香金陵爲辭殷荅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　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淸君側之惡天命所歸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口授詞曰留汝口去與言君父恩義　文帝竟不得過淮安乃

渡泗出六合至京既即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
追公主爲書以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中使殷
得書大慟問 帝所在中使詭語曰亡去矣殷曰
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罷兵入見
上勞之曰駙馬良苦勞殷對曰恨勞而無功都御
史陳瑛以爲言 上曰梅殷朕自有處置明年早
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笪橋下公主謂
上果殺殷牽 上衣哭問駙馬安在 上曰爲公主
蹤跡賊毋自苦殺深曦謚定榮公主 高皇后長
女故 上終恩禮不衰殷二子爲孝陵衛指揮使


至

皇明書卷之三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良祥符人也從文中官刑部侍郎鞫燕校軍事從末減得左遷靖難後上德之有旨特召良良集諸臬司印于私第躊躇若有思妻問故良曰我分當死獨計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顧當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欷歔如厠置其子池旁投池死良殮妻畢列薪于戶自焚死事聞上曰死本良分獨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耳

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璲私識其
事毋語及輒流涕沾襟正德中浙按察使梁材提
學副使劉瑞立祠祀焉
劉璟誠意伯基季子也少涵濡經傳究韜略喜談兵
洪武中延安侯唐勝宗薦之上 上召見謂曰朕
欲汝日夕左右帷闥間使若儀禮司立百官上宣
達爲職處爾無踰此官矣遂授之賜第馬衣帶又
金書除奸剔佞于鋏簡賜之令紏劾頑之授谷王
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嘗至燕與
文皇帝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欲逆

折其萌正色曰可讓處環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環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環獻十六策不見用令參李景隆軍景隆愎諫又不聽以病辭歸　文皇帝即位環卧家不起法官論環逆叛逮之姻戚走餞舉酒言　皇上英武何止唐太宗先生忠良爲魏徵可也毋自底刑對環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已分決矣擲杯去至京對　上語獨稱殿下曰殿下萬世終脫一逆字不得下部獄辮髮自經死

顏伯瑋廬陵人名環以字行敏介能文章鄉黨稱其

六行具無闕建文初以賢良徵授官靖難師擣濟
寧民寘匿伯瑋設法招㨂兵五千人築堡守分三
千人應調山東師卒至度不支令子有爲還省父
曰汝歸白大人吾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已
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有爲行
不忍去父復旋見父尸亦死知蕭縣鄭恕浙仙居
人博雅能詩家甚貧釜魚甑塵而一介不妄取蕭
然斗室與學徒數十人談經理終日高風勁節一
時敬嚮聘爲昌國訓導及令蕭留心撫字民愛敬
之靖難師入竟死二女從俱死

陳思賢茂名人質直好義官漳州居恒以忠孝行誼訓諸生靖難詔下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琎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堂爲舊君位哭焉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曁六生咸死先是靖難兵破睢陽教諭吉水人王省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之事君臣之倫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遂頭觸柱死子婁州判亦抗節死女靜適卽墨周簿聞濟陽陷曰吾父必死奔至濟竟以父喪歸當初發難時都指揮謝貴彭二馬宣死攻大寧都指揮朱

鏖力戰死白溝河之戰都指揮瞿能父子戰疾力死居庸懐來陷守將余瑱宋忠彭聚不屈死指揮孫太陷陳死盛庸戰東昌斬張玉戰夾河都指揮莊得斬譚淵已力戰死而楚智若皂旗張者俱戰夾河死破薊州衛鎮撫曾濟不屈死靈璧之戰都指揮宋瑄格鬬死靖難後指揮崇剛張倫所鎮撫周元俱死是時有翰林編修程濟者以明經爲岳池教諭旁通諸術數建文初上書赴日月言北兵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逮入欲殺之濟仰天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已而

兵果起赦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怒趣左右鋟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免濟曩之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並徵翔以濟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與俱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 帝急遣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爲　帝落髮濟從亡數十年諸　建文帝遊歷數
遇險幾不能脫賴濟以術脫去後隨　帝還至南
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中歲貢授按察使以徵累
下遷長洲知縣陞晉府長史靖難兵起徵兵于晉
鐔不可詔械鐔錦衣獄鐔不屈死收遺骨者得所
自書賛云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厲行咏吳芮祠壁間晝松
詩雄勁　高皇帝過祠見而悅之召授幕府經歷
建文中遷左補闕大理少卿　文皇帝渡江得閏

不屈死藉其家子傳道死傳慶戍邊後督學邵銳
建祠祀之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洪武末爲寧波知府潔廉平易
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舉璉自奉約一日見饌兼
魚肉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靖難師至江璉造
船取海道勤王縛至 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荅
曰由海道趨爪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放還鄉
後黃學憲閏贊以爲神明其心終始一德云時孫
鎮守衛輝以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年宣德初
薦起爲上饒丞不就號冲玄子以終

龔翊崑山人少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翊大哭出遂還鄉有義行周巡撫忱薦辭不就曰翊仕無害于義但不欲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謚安節先生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于教授王省靖難兵攻濟南不下爲書射城中使亟降賢寧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卒不就得歸年九十餘乃卒當是時列九卿死者尚書侯太暴昭侍郎毛太虛廻郭任黃魁陳植胡子昭吏部

尚書張紞復官出自經死工部尚書嚴震直復官
奉使雲南道遇　建文帝悲感吞金死兵侍郎徐
垕家覆杜門死都御史死者茅大方陳性善卿寺
死者胡閏盧元質廖昇鄒瑾而燕府伴讀余逢辰
方起兵時以諫死長史葛誠以上變事死洪武中
勳臣後當靖難師戰有功若死者皆失侯駙馬都
尉死者曰耿璿李堅翰林死者侍講樓璉修撰王
叔英編修王艮給事中死者陳繼之韓永龔太監
察御史死者董鏞葉希賢魏公冕王度甘霖高翔
王彬而翔死尤烈藩臬死者副使鄭本立僉事林

嘉猷知府死者葉仲惠王希范陳彥囬乃下至縣
丞衛健主簿唐子清吏目鄭華典史黃謙亦死坐
方黨死者郎中劉端王高叅政鄭居貞舉人劉正
之倫而博士王紳子徐爲忠文公禕孫坐方黨
上念禕忠特宥因得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
年乃傳寧海典史魏澤故嘗爲刑尚書當捕方氏
匿孝孺一幼子故方有遺育於台謝文肅詩有云
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本澤之力也諸皆表表大者
而南京故老言建文間法網疎闊道不拾遺有得
鈔于路者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去一時

士風朴實死義者至衆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夜遁去于是深山中往往有如松陽遺錄所稱者九人及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雪菴和尚不知何許人靖難後入川走重慶就松栢灘結寺棲焉昕夕誦經山中山中人不知書謂誦佛經也乃誦易乾卦隱士杜景賢者覘知之諷使誦佛書已乃誦佛書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棹急灘中流朗讀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姍是乃已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名何許人張目曰松陽

問姓名不荅或曰此松陽御史葉希賢也然莫可考矣河西傭不知何許人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金城極邊地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稍稍負羊裘披之然必覆故葛衣葛綴綴破不脫也即夏衣夏布覆葛衣其上人或勸之棄故葛衣直悶悶不荅病數年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幸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而川中有補鍋匠若馮翁者亦不知何許人翁客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偶及古詩而匠往來夔虞間爲人補鍋有學者

不索謝直令負檐從補鍋人與錢布米竝受無所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傭遇風雨寒暑即不出補鍋出錢買酒飯自食嘗寄宿蕭寺中一日行夔州市中逢馮翁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屏學補鍋者不得聞語已又相持哭别去竟莫知所終東湖樵夫浙中臨海人也家東湖上日負柴入市不二價靖難登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舊　皇帝安在曰燒宫自焚樵夫棄薪檐哭遂投湖水中

松陽錄者松陽人王韶錄逋遁臣作也韶遊治平寺觀轉藏閣藏上嚄嚄有聲異之緣藏登絕頂無所見得書一卷視之紀建文臣僚出亡者二十餘人絕浥爛不可讀詮錄其可識者得郎中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凡九人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去為僧良玉入海南鬻書為業死中書舍人和走異域賣卜給衣食死而梁良用兄弟八人去為舟師云

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齋二客曾兩生史失其名悼操行難而姓名翳如為撫卷長嘆不能已也方陳

鐵練諸人浩然天植皎皎矣而周德吉王原采從容完節亦灒然不欺其志豈非賢哉至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必行其志悲夫永樂初交阯賊簡定反兵尚書劉儁出參西平侯晟軍軍敗被圍死時僉事呂毅陳死參政劉昱亦死毅沈勇有智略昱嚴猛有吏才宣德中交人變有陳尚書洽洽直隸武進人洪武中以選拜給事中父死五開洽去官走五開觸瘴厲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塟永樂中平南夷黃福鎮南交寬大專意撫輯洽代福鎮甄拔才能振揚風紀交人

畏之稍暇卽讀書自娛有言兵者則嘆曰兵凶器
也古人尚德化不得已然後用及交人反侯通率
師討賊洽叅贊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以覘
賊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
洽奮馬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通已
棄師走左右挾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
苦如此洽張目叱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
國正在今日豈偷生乎挺戈陷陣自刎死賊相視
駭嘆事聞　上嘆悼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
贈少保謚節愍於　是布政使弋謙具言都督蔡福

都指揮李任都指揮使顧福劉順指揮僉事劉安
千戶蔡顒叅政桂平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
內官馮智並死事 並褒贈有差易先守諒江有善
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城陷死何忠守
江陵以藩省命懷表請濟師爲賊執賊夙聞其名
敬禮之共舉酒酌忠忠唾地罵曰吾 天朝臣豈
食汝犬彘之食奪杯擲之中虜面遂遇害子輔守
桂政惇朴不事表襮撫民如子黎賊陷沒諸郡縣
獨子輔效死守寇環攻數月食盡人心益固城中
兵民皆力鬬死無一人降者城且陷子輔曰吾奉

命守郡郡亡與亡不可辱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後交南終反而死者有史郎中安陳主事鏞語具四忠志中及巳巳土木之變文武大臣自學士鼐戶尚書佐兵尚書埜英國公輔而下死者五十人然皆卒倉風沙中非復引義伏節可稱紀如異時矣惟行人羅如墉瀕行知師必覆語妻子必死以報國過劉翰林儼屬銘墓劉驚拒之如墉咲曰一得之愚至軍與司正尹昌刑部郎其倡和詩大率傷權奄擅命師無紀律憤憤以匡節相勉後三人者竟俱死爲素定云

鄧棨字孟擴南城人永樂進士授御史出按蘇松諸郡號繁劇前御史多用威嚴為治公獨寬平將報代自請再留一年詔從之敬慎公廉終始如一吏民畏懷之遷陝西按察使清譽益著晉右副都御史　英宗北征至宣大屢疏請回師不報及土木之變從者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公叱之曰鑾輿不返何面目見人追虜而罵之遂遇害詔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瑺大理評事

毛吉浙江餘姚人天順中為刑曹郎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時門達寵盛百司遇之塗皆躍馬避吉獨

揚鞭揖錦衣衛卒偵百司鉤摭附致片楮入輒報可下獄公卿皆重足待之然犯罪例入廣東司他曹官皆曲貸之吉治之以法不少假會以病失朝達疾徤卒掄巨挺撻之見骨吉不爲變以按察僉事分巡廣東時高雷廉苦廣西寇道路榛塞乃或數百里無人烟吉攬轡悲憤進擊賊破之因條平賊方略以上至廉州内官監珠池者繫數千人微賄箠擊幾斃吉大息曰唉夫民不幸死賊手乃又死于此乎何忍也盡釋之諸爲内官爪牙者悉寘之法陞副使總軍連破賊巳勦遺于雷洞從騎勸

吉避走吉叱曰去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力戰死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震動事聞贈按察使蔭子諭祭賜其家天順中廣蠻亂慶遠府同知葉禎擊賊死成化初虜寇榆林開城令于達教孤山參將湯胤宗力戰死

孫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為人沈毅有大略弘治中官刑曹慮囚多平反以廉鯁忤瑾連罰贖歷藩臬有聲正德中寧庶人濠為反謀益急剝民產庇桀盜劫軍燧以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大憂之默計曰民怨彼刺骨矣顧以懿親怙天威是不可先發令

賊亙有名獨沈幾潛制其機牙乃亟奏緩征寬役摘奸劈蠹乃宣言盜橫發宜備諸所屬郡邑務節縮費繕城濠蓄糧無兵衛者練丁壯防禦於是首城進賢城南康已又城瑞州曰饒撫罷兵備即緩急何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敕湖東道憲副僉兼備兵九江當湖衝要請重兵備權令兼攝南康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弋陽橫峰青山諸窰兵獷悍且隣婁妃家易顧募安義招集羣不逞號新民舊惡易煽則又城安義而設通判駐弋陽督六縣兵會城兵器故儲都司府恐濠

一旦起劫爲用也則假捕盜盡出之外府已見濠爲逆謀益急又結中朝諸權幸恐變起內外於是陰具疏疏濠事言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富貴矣乃臣惑誠不知其所爲寧府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踵相屬於路此何爲也鄱陽賊吏名捕之急輒竄王西山墳廠中吏不能復得夫匿巨盜又何爲乎太監畢真徙鎮守浙江王厚賮爲別別時辟左右耳語真首肯者良久乃去夫寄囑背公厚賮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他顯者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疏七上爲濠伏所遮具得之乃間從他省

得上又爲諸權倖所得持示濠索金璧而濠乃大恚宴酖之不死及濠以生日宴鎮廵三司宴未畢偵者自京師還言中朝遣駙馬侯給事中來卽訊矣濠大懼乃召其黨劉養正劉吉等入與計養正日先發制人明鎮廵三司入謝宴可就擒以舉事毋束手待訊是夜於府中宣言朝使來實太后密旨召濠入監國遂集兵及旦諸司入謝左右擐甲露戈而待濠奮臂高步立露臺上宣言曰今天子廵遊不反　太后召我監國若等當保駕時變起倉卒燧張目直視曰有密旨請看濠怒曰若何言

今天祚否移汝大臣豈不解耶何闇大義也於是許副使忠節公逵大憤挺身前曰賊妄言求死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孫公何不罵遂大罵濠濠戟手怒縛二公出許顧孫曰早聽我言先發不至此蓋逵知濠事且發欲先事制之也時孫公年頗高就縛時臂折已噎噎暈矣逵方壯罵不絕口卒俱死且死時逵擬立惠民門刀斫其頸不動衆共推抑令跪竟不跪死是日天忽陰霾是夕王事馬思聰以督餉至下獄不食六日死參議黃宏亦不食獄死副使河南固始人身長巨口猿臂燕頷沈靜有

謀略先是山東盜大起州縣吏業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食飲牛馬或棄城遁逵方爲樂陵令令行禁止乃無城即築城浚隍倡勇敢繕械器貧富均役不踰月城成又使附城民各樹土垣封簷端垣開一竇如圭僅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行伍匿衢巷中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乃洞開城門如虛邑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以功陞山東僉事巡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持利權

制誘諸守臣諸守臣以目爭歛遜相結納獨逵素
引法批繩其羽翼不貸又賓勸孫公先發後聞孫
以爲不可然甚奇重之及被害逵父方家居聞江
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卽爲位易服哭人怪
問之曰副使者我子也兒素忘徇國故知之嘉靖
中並贈禮部尚書立祠祀江西官其子各一人錦
衣百戸孫謙愼明恕衆共稱爲鉅人長者許明亮
有經濟才雖秉節死咸惜其未盡用孫長子堪武
舉第一人歷官都督仲子墀尚寶卿季子陞禮尚
書有文行孫鋌今祭酒子孫特盛盖若天所報云

正德盜起時裕州同知郁采上蔡知縣霍恩不屈死西平知縣王佐東彊知縣段豸力戰死皆贈官賜蔭而扶風知縣孫璽代州人以都御史㩁滅略陽版築作而盜至略陽令順欲亡去璽持不可誓必守力竭罵賊死令嚴順者乃揚言璽與扶風令同奔溺江死都御史求尸急乃取江濵尸歛之歸其鄉子走京師投匭上狀下都御史王廷相訊乃得實贈光禄少卿賜祭蔭子於戲順非宿憾璽惟耻其無能故忍而甕鬩之語曰忮心憭於戈兵諒矣

紀論曰予往聞會城人言當孫許就義時孫噤不作語壯許公逮死罵不屈也是不然孫公諸措注峻制密防無須臾忘濠誠可貫天日豈大聲色哉然今學士傳往事顧爲孫公語甚壯非事實矣唐尚書言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故馬黃亦烈矣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點行以王新建討賊時語疑新建觀望嗟夫死以明節生能成事功灼灼如此猶不免疵詆者之口況隱約乎故夫毀自靖者勿與知可也

張世忠不知何許人嘉靖中虜俺荅越大原掠上黨

平陽提督宣大都御史時未至我師連營觀望不肯戰世忠等與諸偏將自侯城村起連盟約擒虜誓力戰已諸將閉營不相援而世忠軍壯戰又力賊悉力攻之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軍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被射傷裹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奢會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他援又久戰力竭遂蹂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亦並

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
祀之
草野臣曰如　高皇帝克金陵嘉元南臺御史大
夫福壽守節不下也命禮塋祠祀焉已勑禮部言
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殫忠以其家死江州總管
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命有司祠祀比克元元學
士蔡子英義不二亡去後得之館儀曹子英竟不
屈勑有司津送之出塞以能培勵節行基運于來
今邇締交餐望之胥勝而士氣選愞間名世高虛
之士鑒靖難之烈創鉅痛深遂貶抑風節倡明哲

保身之論而士習益靡然嚮利達難矣